

病僧關懷

在這沉沉的夜裡

文／釋法住

一位比丘尼弟子的殷切祈禱



在這萬籟漸寂的夜，念佛機傳出輕柔的佛號，撫慰了一天下來紛亂的思緒；然而，想起前兩天的法師關懷行，不禁泫然欲泣！

因乳癌復發，腫瘤腫大到壓迫心肺，已無法切除，又因皮膚病變，雙腳腫脹龜裂，病魔肆虐到如此地步，可欽可敬的比丘尼法師，仍然笑臉迎人，沒有一般癌末病人的愁容。法師談笑風生地說：「就等著回極樂家鄉，有什麼好害怕的？」

末學萬般不捨地說：「您這麼勇敢

應該繼續住世，做眾生的模範，阿彌陀佛還不要您回去。」

法師笑開了說：「可是很痛苦的！」體外腫瘤壓迫心肺無法躺下養息，只能坐著打盹；又腳腫龜裂不良於行，只能偶爾勉強起來扶著助行器活動一下。這樣殘敗的身軀，可敬的法師，真是難忍能忍！

另一位比丘尼法師肝硬化已有十多年的病歷，加上內臟也都不健康，真是「有醫生找到沒醫生」。

色身不聽使喚，無法隨眾作息，只

好自己住茅篷勉強地一天挨過一天。法師異常堅強，生活起居從不願勞煩俗眷，姊姊情深，除了會來幫忙整理環境，還常常來電詢問：「有什麼需要幫忙？」法師總是說：「不用。」前一陣子車禍還斷了腿，才剛剛痊癒。這一天，姊姊打電話：「母親節到了，你要回去看媽媽嗎？」法師回答：「我不舒服，不去了。」

二天後，衛生局人員要噴灑消毒水，叫門沒人應，只好請住在隔壁的堂弟探視，發現法師躺在地上，趕緊報警與聯絡姊姊前來。卻見現場一片凌亂，滿地是血，櫃子也倒了下來；起先還懷疑是否歹徒入侵，後經法醫相驗，沒有外傷，乃因肝腫脹破裂而捨報往生！

哪一位出家人不是發好心出家？哪一位出家人不想好好利用這個幻軀成就道業？哪一位出家人捨報時，願意勞煩法醫相驗？然而，萬般無奈的無奈，悲劇就是上演了！

如果僧伽能有個妥善照顧老病色身的適切場所，如果僧伽能本著同是釋姓弟子，發揮相互關懷、守望相助的悲心，這樣的悲劇就不致上演，不是嗎？

這一家安養院住一個出家人，那一家安養院住一個出家人；台北初春春寒料峭，住在安養院的法師能有一件

溫暖的衛生衣穿嗎？能有幾套僧服可替換嗎？久臥的身軀能妥善照顧而不致褥瘡嗎？有人可以為他剃頭維持僧相莊嚴嗎？沒有與俗眷往來的法師，有人去關懷探視嗎？捨報之際能得三寶弟子助念，如法料理後事嗎？

慈悲偉大的佛陀，您總是默默地慈眼視眾生。當您看到娑婆世界的末法弟子萬般無奈地面對老病的摧殘，您能以您無盡的悲心與無量的神通力在僧伽安養如意苑預定地上變現出一座巍峨的建築，來滿足現前老病僧眾的需求嗎？讓他們有屬於出家人自己的「如意寮」，日日眼見的是佛菩薩的慈容與清淨僧相，日日耳聞的是法音宣流，日日口稱的是「阿彌陀佛」。

老病身軀不離晨鐘暮鼓，念佛堂佛號如悠揚的天樂安撫著老病孤寂的心靈。寬廣的庭園可經行念佛，海天一線的天際是我朝思暮想的極樂家鄉。

當我娑婆緣盡時，圍繞身邊的是同參道友、三寶弟子，眼根最後所見的是佛陀慈容，耳根最後所聞的是彌陀聖號，最後一口娑婆世界的氣息從我微笑安詳的嘴角吐出。

慈悲偉大的佛陀！您總是默默地慈眼視眾生，您聽到娑婆世界一個渺小愚昧的比丘尼弟子的殷切祈禱嗎？在這沉沉的夜裡。

